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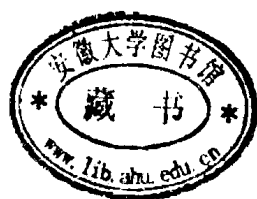


燕子红

刘醒龙 著

燕子红

刘醒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子红 / 刘醒龙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9-05878-4

I. ①燕…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7670号

燕子红

YANZIHONG

刘醒龙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主 编: 施战军

责任编辑: 张好好

特约编辑: 袁 强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颖 魏依云

封面绘画: 车前子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6.75 字数: 310千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大地之魂》书系，集合了堪称当今文坛最为优秀的男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他们大都是乡村经验的记述者，即便以城市为生活背景，也不时隐约透出乡土的根脉。

现代时期中国的“大地之魂”，首推鲁迅。1928年，台静农把自己起名叫《螻蛄》的第一部小说集书稿送给鲁迅审读，出版时听从鲁迅的建议，把书名改为《地之子》。这一改，朴实依然留存，但是质地变得阔大深厚。“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而有人仍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鲁迅的评语几乎涵盖了所有“地之子”写作的气场。

家园生态、时运流变、身世遭逢、民族性格……承载着一切，依地而生的人，在其中存活，在其中困惑，也在其上立身，更在其上行路。

那些不朽的文字，由鲁迅、台静农们，写作在城中，扎根在地底，敏感多汁、壮硕坚韧的枝干伸向浩茫人间和风云天际。

“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鲁迅在1924年底谈到既为“神之子”又是“人之子”的耶稣。我们不妨这样揣摩：平凡的“人之

子”，都是立“根”于地，缘于父母所生亲情所系的生命；又因为秉持“信”，既亲和家常又超拔不渝。我们不一定非要将这看成鲁迅的自况，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此想象鲁迅。

有“根”，才称得上“地之子”；有“信”，才称得上“人之子”。“根”“信”兼备，才配得上“大地之魂”。

这样说来，读者方家也不一定把每一部小说看成“地之子”并“人之子”的赓续、创新之作，但是，诸君尽可以从中各自寻绎“地”之大者、“魂”之立者。

《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 施战军
二〇一二年初冬于北京

目录

- 第一章 黑夜守望 / 1
- 第二章 燕子红 / 37
- 第三章 铁屑湛蓝 / 79
- 第四章 小城温柔 / 145
- 第五章 花开无季 / 213
- 第六章 翱翔 / 286
- 第七章 生命放牧 / 348

第一章 黑夜守望

1

只有吃饱了胀死的人——

父亲用力说完这几个字，便开始进入弥留状态。

陈东风唤了几声，见没有反应，心里就紧张起来。母亲生下他后，不等他过完三岁生日便突然死去。母亲死时，陈东风什么也不明白，见父亲抱着湿淋淋的母亲号啕大哭，他习惯地叫了声：我要吃奶！往后的很多年里，这一带的人都在传说这个故事。尽管多数人对这三岁男孩的名字说法不一，故事中真实的人始终是陈东风。三岁的陈东风叫过饿以后，光着脚走到母亲身边，撩开她的衣襟，抓起一只乳房就吮吸起来。他趴在母亲胸脯上时，父亲的哭声忽然停止了。陈东风叼着奶头扭过脸来看了一下父亲，他发现父亲泪汪汪的瞳孔里也有一只又肥又白的乳房。陈东风吸空了一只奶正要站起来，父亲哽咽着说，再吸一只，以后就没有吸的了。母亲的奶水是突击坡的女人中最多的。三岁的陈东风食量已经很大了，也只能吸空一只乳房就叫吃饱了。母亲奶水的充足主要得益于父亲。父亲是突击坡男人中最会干活的，无论什么季节，除了干完生产队里的农活，总能抽空到小河里抓几条小鱼或者上山捕一两只小

动物，拿回家让母亲弄熟了吃。陈东风捧起另一只乳房后，慢慢感到那奶水的滋味与先前不大一样，先是嘴里冰凉冰凉，然后又出现一种浓烈的腥味，他有些生气地咬了一下嘴里的奶头。见母亲没动静，他便逐渐加大力气，直到由于用劲太大身子发生抽搐，母亲依然静静地一动也不动。父亲上来将他拉开，他心里还大惑不解。后来，外婆家的人到了。父亲又开始放声大哭。在一片哭声中，陈东风不断地听到死，以及与死有关的话题——包括水塘。他断断续续地听出来，母亲是早起出门到水塘边洗衣服时失足掉进水里的。当时她正将洗净的服装进竹篮，连棒槌都放进竹篮里了，在她挺直身子时，忽然轻轻歪了一下，人便落入水中。母亲死后手中还死死地攥着一把钥匙。父亲说，当时他正在屋后的菜地边砌石岸，想增加一畦地，才没有听见动静，如果不是在屋后，无论在哪儿他都能听见母亲最后的呼叫。外婆将陈东风搂在怀里，唉声叹气地解释，认为这一定是蹲久了，猛地往起站时，血气跟不上去，脑子空了，惹得头发昏，脚发麻，自己管不了自己的身子便倒了下去。父亲将母亲头天晚上做剩下的针线活拿给外婆看：有父亲那补了半截的裤子，有陈东风那只差几十针就要完工的小衣服。外婆看着那些没做完的活儿，心疑地问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不然，她的女儿绝不会将这点活儿留到第二天。父亲脸色有些红，支吾地说是他不好，硬要拖她上床睡觉。他不该让她太受累了。外婆听后不再说话，默默地听着父亲对她说丧事准备如何办。陈东风并不记得自己曾在母亲出殡时，不时地弯下腰去捡路上那没有炸响的鞭炮！他的堂兄陈西风，高中毕业回家种田时，曾写过一篇散文发在省报上，后来还获了奖。文章写的就是他的事。当时，陈东风正在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在班上念了这篇散文，同学都明白写的是他，他因此一直不喜欢陈西风。陈东风只记得棺材合盖时，父亲趴在棺材上哭，从此再也见不着母亲了，自己该怎么办。母亲下葬时，坟丘堆得很小，三朝那天，父亲领着陈东风去上坟，他看见母亲的坟一下子长高长大了好几倍，新鲜的黄土堆得如同一座小山。父亲在坟前烧纸钱，陈东风无事可做，竟躺在坟堆旁边的草丛中睡着了。在梦中他又看见母亲两只又肥又白的乳房。母亲躺在一处荒野上，奶汁流

成一条汨汨的小河。父亲后来告诉他，他当时在草丛中翻来滚去，嘴里不停地叫喊，我不吃饭我要吃奶！陈东风第一次趴在母亲坟上大哭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那一年他十七岁，那一天，一个名叫方月的突击坡姑娘出嫁到城里。方月的丈夫就是陈西风，两人年龄相差正好也是十七岁。那一天早上，陈东风看见县阀门厂的一辆东风货车轰隆隆地驶到方月家门前，车上下来的一群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是来接厂长夫人的。方月的家人都是眉开眼笑的，一个个忙不迭地招呼人将嫁妆往车上抬。陈东风以为方月一定不高兴去给死了老婆的陈西风做填房，因为这一切都是她父母强行包办的。陈东风推说肚子疼没有去上学，非要看到方月的愁眉苦脸才放心。正午时，陈西风坐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回来，后面还跟着一辆一模一样的桑塔纳轿车。陈东风好不容易等到方月被伴娘挽着走出来，谁知方月竟没有丝毫不高兴，脸上反倒漾满幸福的如愿以偿的笑意。方月一笑，陈东风便呆了。眼睁睁看着两辆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在旋风中飘然远去，他一个人跑到母亲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陈西风和方月家是同时办的酒宴，父亲去了陈西风家，将方月家留给陈东风。他本不想去，但不知怎么还是去了，并喝了不少酒，没等出方月家大门，人就醉成了一摊烂泥。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方月的闺房里，他一伸手就摸到一根长长的头发。方家人进来看时，他又装作睡着了。天黑以后，父亲来接他。他闭着眼睛听见父亲请方月的母亲帮忙留个心，有合适的姑娘就给介绍介绍，东风也到谈婚嫁的年龄了。方月的母亲则开玩笑说，自己若再有个女儿，一定会许给东风。陈东风睡在方月的床上不肯睁眼，父亲弄不醒他便想将他背回去。好不容易将他弄到背上，又不得不放了下来。父亲叹口气说自己背不动儿子了。父亲的衰老应该是从这一刻开始的，或者说，陈东风是在这一刻里发现这个秘密的。陈东风独自在方月的床上睡了半夜后，浑身上下开始燥热起来，他想到陈西风的新房里这时候客人一定走光了，陈西风一定开始对方月动手动脚了，方月真的那么乐意像小猫小狗一样偎在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怀里吗？陈东风找不到答案，他再也睡不着。翻身下床，开门就往回走。进屋后，却没有见到父亲，他懒得去找，倒了杯水喝下去定定心气，忽

然听见屋后的山坡上有动静。陈东风出门绕到屋后，一见那身影就知道是父亲。父亲手中的锄头举得很高，落下时却不怎么有力，锄头与沙石相碰撞时产生的火花也很微弱。父亲这时刚刚五十岁出头，正是好干活的年龄。然而，陈东风又一次感到父亲已经衰老了。他走拢去问父亲，这晚了挖这山地干什么。父亲说他想多种一些茯苓。陈东风觉得家里的日子已经不错了，劝父亲不要太劳累。父亲扶着锄头歇了一会儿，朝着月亮憧憬地说，他要在陈东风满二十岁时，为他盖一所新房子，然后就再用一年的时间为他找个好妻子。父亲特地补充一句说，一定要找一个同方月一样好的姑娘。陈东风知道父亲已看破自己的心事，红着脸往回走。睡在自己床上时，陈东风想起了方月床上那根长长的头发。父亲回来时他还没睡着。天一亮他就去敲方月家的门，他谎称自己的钥匙可能掉在方月的床上，进屋去装模作样地找了一番。方家的人一直在旁边站着。陈东风分明看见那几根长发仍在枕边，却没有勇气捏到手里。后来他不得不又一次说谎，说自己需要一个手电筒或者火柴，看看钥匙是不是掉到床底下了。方家人转身拿来一盒火柴，陈东风趁空将两根长发捏到手心里。

此后陈东风一直想买一本好书，将两根头发夹在里面。他在学校旁边的书店里挑了几天，最后选中了法国作家左拉的《萌芽》。现在，那本书就在自己的枕边上放着。方月是“三八”节那天出嫁的，3月10日三朝回门。这天学校里搞单元测验，所有学生都不准请假，陈东风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试卷做得一团糟。天黑以后，陈东风回到家中想从父亲嘴里听到一点儿消息，可是父亲只顾吧吧地抽着旱烟，全神贯注地摆弄那根烟管，一会儿往里添烟丝，一会儿又叭叭地往外磕烟灰，就连学校考试的事也不开口问一声。然后开始吃饭。父亲吃饭速度之快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如果没有酒，三大碗饭下去绝对不需要五分钟。这种习惯是母亲去世后形成的，为了多挤出些时间来干活，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咀嚼食物时的那份享受。父亲总是在省下来的那些时间里，分别干完喂猪、洗衣服、挑水和扫地等家务事，因此那些来家里的陌生人总不相信这所屋子里没有女人在操持。从前住的那三间老屋里，没有一处不是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而且正厅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奖状的样式虽然不一，文字几乎是一致的，每一张上都少不了“劳动模范”四个字。那些由奖状联系起来的连贯岁月，在搬进新屋之前两年中断了。父亲第一次空着手从村里的年终总结会上回来时，脸色苍白，他望着墙上那一大片陈旧的奖状，喃喃自语，说怎么将劳动模范改成赚钱模范了呢！隔了好几天，陈东风一早起床，看见父亲捡了一筐还在冒热气的猪粪，一边往粪堆上倒一边说，你母亲最喜欢我的奖状，今年没拿回奖状，她一定认为我变懒了，我死了还不好同她讲清楚……

父亲嘴角动了一下。

陈东风以为父亲要说什么，赶紧将耳朵贴过去。

听了一阵，一丝声音也没听见。他忽然觉得，一定是父亲看见母亲站在那高高的坟丘上招手迎接他了。

2

黄昏时，天上下起了小雨。

水电站还没有送电。

陈东风点起一盏油灯，屋里亮了一些，外面却更黑了。灯光下的父亲，脸色蜡黄，头发蓬乱，胡子也有一寸多长。母亲死时他太小，一点儿也记不得人死之际要为其做点什么。别人家死人，除非出殡，父亲总不让他去看热闹。父亲总说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好看的。陈东风觉得的确如此，十七八岁的姑娘来到办丧事的人家，不让笑，不让大声说话，不让唱歌，甚至连鲜艳一点儿的衣服也不让穿，实在是没有好看的。看着父亲的面容，陈东风总算想到必须马上找一个剃头匠来为父亲整理一下仪表。

陈东风拉开门，在雨中小跑一阵，然后在一座大门前站住，大声叫方豹子。叫到第四声，方豹子从门缝里钻出来问是谁叫他。等搞清楚是陈东风后，方豹子便叫他进屋坐坐别在雨里站着，像个老干部一样不肯进小百姓的门。陈东风说，我父亲不行了，你摸黑帮忙，替我找个剃头

匠来。方豹子连忙啊了一声说，我拿把伞就去找。

陈东风转身刚走几步，方豹子隔壁的门开了。方月的母亲出现在门口，大声问，东风，你说谁不行了？陈东风说，没有谁，是我父亲。方月的母亲便立即哽咽起来，不成句地说，这么好的人，才五十多岁，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连一点儿指望也没有了吗？陈东风说，我怀疑他是癌症。方月的母亲这时已哭出声来。

陈东风正不知如何是好，方月的父亲在屋里骂起来，哭你娘的头，你是哭我不该没早死是不是？方月的母亲小声分辩说，我是那么狠心的女人吗？方月的父亲说，我死时你一定不会哭只会笑。方月的母亲说，求求你，别自己咒自己。

人一死万事方休。陈东风听见一处窗户里有人极深奥地叹息。

回到屋里，他顾不上擦去身上的雨水，先去父亲屋里伸手试了试父亲的鼻息。他明确感到手掌上有一丝热气在吹拂，这才放心地进到厨房里给自己弄点吃的。天下雨，松毛针有些发潮，划了三根火柴才将松毛针点燃，刚塞进灶膛里，又熄了。反复两次都没成功，陈东风起身到自己房里，想找一张废纸助燃。无意之中，他又触到那本《萌芽》，便忍不住翻开，看着夹在516页和517页之间的两根长发出神。

外面刮起了风，屋脊被吹得呜呜直响。

陈东风莫名其妙地想着一个问题，县城里也刮大风下大雨吗？

方豹子忽然在外面叫门。陈东风放下手中的书，开门让他进来。见方豹子身后无人，他忍不住探头看了看雨夜，然后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剃头匠呢？方豹子说，我这就去！又说，我是来拿手电筒的。陈东风说，你不是有把新的吗！方豹子说，我拿着正要出门，被老婆夺了去，说是帮人跑夜路就得用人家的手电筒。她心疼电池，一年之内涨了三次价。陈东风从枕边拿手电筒时，顺便让手指从《萌芽》光滑的封面上滑过。

手电筒在方豹子手中晃动一下，射出一道雪白的光柱。方豹子说，是上次同我一道买的，还是又买了新的？陈东风说，上次买的。方豹子说，你可真会节省，我那婆娘夜里放个屁，也要用手电筒照。

方豹子走后，屋里又变得寂静无声。

陈东风将灶火燃起来，往锅里放了一瓢水，却不知弄点什么吃。想了一阵，才决定煮一碗面条。他打开后门，摸黑到菜园里掐了几根葱，他抬头看了看，整个突击坡一片漆黑，只有几处窗户透着昏黄的灯光。面条煮好以后，陈东风来到父亲床前，虽然明知不会有回答，还是机械地问，爸，你想吃点什么？父亲一个星期以前就水米不进了，可他仍然要每天问上三次，不如此就觉得心里难受。父亲没有回答。他便说，你不想吃，那我就先吃了。父亲依然不会回答。

回到厨房，陈东风将面条盛进碗里扒拉两下，觉得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便想要点辣椒酱。打开碗柜，这才想起辣椒酱又吃光了。父亲发病一个月，他已经吃了四瓶辣椒酱。没有这辣东西，他就吃不下去饭。

陈东风开了门，又去方豹子家。听说是借点辣椒酱，方豹子的妻子忙说没有，她说方豹子是个辣椒虫，有事没事总爱弄一口尝尝，就是开一座酱厂也供应不上。她小声告诉陈东风，隔壁方家有上好的辣椒酱。

陈东风犹豫了一阵，才拿定主意去敲方月娘家的门。

敲了两下，又叫了两声，方月的母亲终于出来了。陈东风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吃不下饭，想借点辣椒酱开开胃。方月的母亲叹口气，什么也没说，转身往里屋走。这时，方月的父亲在房里问，谁来了？方月的母亲说，隔壁的，借点盐。方月的父亲哼了一下没有再问。一会儿，方月的母亲抱着几个瓶子走出来，小声说，这是月儿上次带回来的，两瓶蜂乳你爸能喝就给他喝，不行你就喝了，别把身子耽误了。辣椒酱是湖南产的，特别辣，可能管的时间长一些。说着，她提高嗓门说，谢什么，一点儿盐就别还了，现在不比过去，一匙盐算什么。

陈东风回到家里，一试那辣椒酱，果然味重，三下两下就将一碗面送进肚子里。不吃快不行，那辣味叫人受不了。让陈东风简直无暇联想到方月或别的什么。

陈东风将蜂乳拿到父亲房里，对着父亲的耳朵说，这是方婶送给你的蜂乳，你想尝尝吗？他看见父亲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又问了一句，你想喝点吗？父亲没有作声。陈东风用汤匙装了一点儿蜂乳，送到父亲

嘴边。然而，父亲双唇紧闭，任凭蜂乳在脸上缓缓流过。

蜂乳流淌得很慢。陈东风用舌头在汤匙上舔了舔，一股清甜立即溶进全身。他忽然想到，方月结婚三年了，怎么还没有生孩子呢？

3

剃头匠来之前，陈东风在父亲的床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油灯里的油快烧干了，在窗外的风声暂时停歇的瞬间，发出一种啞啞的声音，极像是父亲在轻轻地叹息。陈东风很愿意这是父亲的声音，他已有十个小时没有分辨出从父亲的生命中发出的声音或动静了。高空风继续猛烈地刮着，一阵一阵的，能清楚地听见它是从荒凉的山冈上向突击坡扑过来的，像千军万马冲过来一样的脚步声。开始时很急促很尖锐，但很快就有一个停顿，这是因为它们从山冈上猛刮过来时，顺坡而下冲得太快，一下子栽到山下的河床中，不得不翻过身打个回旋，让风头重新昂起来。随后的声音就比较平缓，几百亩的田野上，庄稼长得正旺，绿油油柔软地铺在风的身子下面，颇像男女交合那样，激荡酣畅又充满柔情蜜意。几年前，一到刮风的季节，父亲便熄了灯，和衣偎在床头，整夜整夜地听着这生命流淌的声音，每当听到这一节时，父亲总是反反复复轻轻唤着两个字：玫——瑰。陈东风并没有把握确定父亲唤的就是这两个字，他觉得也许是另外两个字：梅——桂。如果是后两个字，他相信这一定是女人的名字。果真如此，陈东风又有拿不准的了，它究竟是一个叫梅桂的女人的名字，还是一个叫梅、一个叫桂，两个女人的名字？母亲的名字里面是有一个梅，那么“桂”又是谁的呢？突击坡那些与父亲年纪般配的女人，下辈人很少知道她们的名字。吹过了那一大片田野，风声忽地一下就没有了，因为它们遇上突击坡前面的一道黄土冈。黄土冈像翘板一样，一下子将风撩向高处，待再落下来时，刚好擦过突击坡人家的瓦脊，呜呜地干巴巴叫上一阵，却怎么也落不到地上。

现在，风又开始从山冈上往下冲了。

电还没有来。外面很黑，像是一个揭不破的谜语。风是小孩，猜了

半夜还没猜出来，便急得哇哇乱叫，既是撒娇，又是耍赖。

黑夜之中究竟藏着多少秘密，突击坡一概不顾不管，只顾在风声中呼呼酣睡。

陈东风终于让身子动了一下，他将父亲的旱烟管添了一撮烟丝，然后放到父亲的鼻尖下面。他说，这是上好的烟丝，别舍不得抽。房子已经盖好了，娶媳妇的事我自己想办法。过了一会儿，陈东风将烟管拿回来，磕下烟丝，换上一锅新的。他一锅锅地换下去，一直换到第十锅。父亲倒床不起后，总是抽够十锅就歇下来。

这时，电灯刷地一下亮了。突击坡小小地骚动一下，随之又安静下来。陈东风下意识地欲吹灭油灯，又猛地止住，回头看看父亲，心里忍不住阵阵酸楚。家里有人病重，屋里的灯是不能吹灭的。父亲刚病倒时，还满怀信心地说，最多三五天就能好，连药也不用吃，回头种完这一季茯苓，他就张罗给儿子娶媳妇，明年这个时候他就有孙子抱了。到了第五天，父亲硬是撑着从床上爬起来，上到后山，将茯苓地四周的排水沟疏通一遍。这是他最后一次劳动。父亲拄着锄头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对陈东风说，人活着就要劳动，能劳动才能说是活着。父亲一生中沒有懒过一天，能说出的经验却只有一句话。这句话也的确像是父亲在做自我总结。一回到家里，父亲如同耗尽所有精力一样，再也没有离开枕头，站到地上。

方豹子终于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大声咋呼，这路又远又难走，两节新电池都快用光了。方豹子将手电筒朝墙角上照了照，果然只有一点暗红光亮。

剃头匠在门外收了雨伞，往里走时，方豹子介绍说，师傅姓马，住在山冈那边，离这儿有十几里路。

陈东风忙给他俩递香烟倒茶。剃头匠马师傅到里屋看了一眼，回头吩咐陈东风烧一锅热水。陈东风连忙照办。他蹲在灶后面，方豹子凑过来说剃头匠马师傅如何的难请，他先跑了两家，那两个剃头匠都不肯来，任凭方豹子怎么说没问题人一时半刻死不了，只是病久了样子难看，才想将胡子头发剃一剃，理一理。剃头匠却认定这么晚来请，肯定

是人已经不行了，他们不会上当受骗。方豹子无奈只好跑第三家，马师傅开始也不肯来，他倒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年纪大了，外面又在刮风下雨，恐怕路上摔跌。后来，方豹子说出了陈东风父亲的名字，马师傅吃了一惊，说陈老小那么好的一个人，才五十多岁，怎么这样快就要走呢！他一边答应来，一边说，换了别人哪怕县长省长他也不剃这个头。方豹子说，可见你父亲口碑极好，你也大方一点儿，回头完事时，多给他一些工钱。

陈东风点头时，马师傅踱了进来问，老小初起病时，请医生看了没有？陈东风说，一开始就请镇上的医生看了，说是风寒，就没当回事。后来病重了抬到县里，一下子就变成了癌症。马师傅问，确诊了没有？陈东风说，没有，只照了一下B超，B超说是的，肺上有一大块阴影。医生让做进一步检查，父亲不让，说他自己知道，肺是叫烟熏的。医生也没勉强，说是癌症，确不确诊都是死，不是癌症，确不确诊都死不了。于是就回来了。

方豹子不想听他们说话，在一旁打瞌睡。

见水已烧热，马师傅用脚尖将方豹子弄醒，让他给陈东风帮忙。陈东风将热水舀到脸盆端进房里。马师傅正在往外拿刀剪和推子，并要方豹子用被子将陈东风的父亲上身垫高一些。

父亲身子很沉，凉凉的。陈东风倒没事，方豹子乍一接触时，双手像摸着蛇一样缩回去。

马师傅拿着刀子伸到病人面前比试了一下，说，没事，还能照见影子呢！陈东风和方豹子果然都从那镜面一样的刀片上看见了人影。

两个人费了好大劲才将陈东风的父亲摆好姿势。马师傅走拢去，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钱，塞进陈东风父亲的口袋里。方豹子要拦他，说人还没断气，怎么能给纸钱呢！马师傅说，万一一边做时一边就断气了呢？方豹子还想说话，陈东风没让他再说下去。

放好纸钱，马师傅冲着病人说，陈老小，好兄弟，待会儿我要是手重了，不小心让刀子割着你，可别怪我。你这活儿难做呀，你要的是一劳永逸，这次做了要管永生永世。而且，你福气高，躺在床上不动，我

义的范畴。近年来,国内关于社会正义的研究已经成为伦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其中有关研究,特别是关于分配正义的研究涉及到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伦理价值问题。汪行福的著作《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较早从社会正义的伦理视角研究社会保障的著作之一。作者的视野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经济学的范畴。汪兴福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具有多重目标的制度复合体,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动机,除解决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失调和社会问题的基本功能以外,还发挥着消除贫困、降低社会不平等和促进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的积极作用。作者分析了各种分配正义的理论,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论”的思想,并具体探讨了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是社会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它同分配正义的社会要求具有内在的联系。”^①提出了把公平应得原则、基本需求满足原则、社会公民权的平等原则和补偿性正义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原则的思想。但是作者把社会救助制度等同于社会救济制度,认为社会救济制度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补救性措施,这种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同时,作者认为社会救助制度蕴含的分配正义原则局限于基本需求满足原则,这种分析也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钱宁的《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论社会福利的政治与道德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从哲学视角研究社会福利的价值基础。作者分析了现代社会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社会福利思想,探讨了作为现代社会福利的政治和道德基础的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建构社会福利理论过程的基础作用。作者提出所谓“复合集体主义”的社会正义观在社会福利价值观中处于核心位置,充分体现了社会福利所具有的政治和道德意义,作者的研究无疑对社会救助制度伦理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何建华在《分配正义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从多学科

① 汪行福:《分配正义与社会保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